

紅樓夢（下）

第 15 單元：

賈寶玉的啟蒙進程：度脫模式

授課教師：歐麗娟教授

授課講次：第 15 講

授課日期：2013/02/19（二）



【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，採取[創用 CC「姓名標示—](#)

[非商業性—相同方式分享」台灣 3.0 版](#)授權釋出】

《紅樓夢》中的度脫模式與賈寶玉的啟悟進程

歐麗娟撰

※參考資料：歐麗娟〈論《紅樓夢》中的度脫模式與啟蒙進程〉，《成大中文學報》第三十二期，2011年，頁125-164。

一、傳統「度脫模式」的挪借與超越

全書第一回於僧道有關絳珠還淚之因緣的對話中，僧人論及另有「情痴色鬼、賢愚不肖」的一干人入世，道人便順勢說：

趁此何不你我也下去**度脫**幾個，豈不是一場功德？

這段對話開宗明義地清楚出現「度脫」一詞，書中也確實觸及了佛道之度脫概念以及若干度脫劇之敘事因素。自青木正兒針對「神仙道化」題材而提出「度脫劇」類型^[1]後，學界陸續進行了相關研究。所謂「度脫」者，為得度解脫之略稱，該詞彙已習見於六朝之佛道文獻，諸如「故欲洗拔萬有，度脫羣生」^[2]、「至於翾飛蠕動，猶且度脫，況在兆庶」^[3]、「度脫凶年，賴阿而全者」^[4]，其基本定義即是度一切苦厄、解脫一切執著煩惱也，就其佛教來源而言，「度」字即佛典裡所翻譯的「波羅密多」，本義為「到彼岸」、「度無極」，讓人從現世生死苦海的此岸到達涅槃的彼岸，故「度」字同時有「渡」的意義，包含了普渡眾生、濟世助人的雙重作用；此外，「度」字又融合了道教的闡釋，都以拯救人生罪惡，使之超離塵俗而脫然無累於心為目的。^[5]此所以道人稱其度脫行動可造「一場功德」。

（一）「度脫劇」的構成要素

包含：「度人者」和「被度者」（戲劇人物）、度人的行動（戲劇動作）、悟道、成仙或獲得永恆的生命（結果），諸項彼此連結依序組合，即是「被度者」通過「度人者」的幫助，經過度脫的過程和行動，領悟生命的真義，最後得到生命的超升——成仙成佛，由此構成劇情發展的一般模式。^[6]

1.被度者：往往具有「本為仙者」、「有神仙之分者」、「鬼妖物而為仙者」的出身來歷^[7]

2.度人者：多屬仙佛人物，包括：鍾離權、呂洞賓、鐵拐李、藍采和、月明尊者、布袋和尚^[8]，屬於神話學中榮格所謂的「智慧老人」（the Wise Old Man）^[9]

3.從《隋書》所言，道經者「授以祕道，謂之開劫度人，然其開劫，非一度矣」，可見多次度脫是道教度人的特色^[10]，並具體表現於元代度脫劇的三次點化上^[11]

第 25 回僧道趕來救治寶玉，使之起死回生的這段情節，脂批云：

三次煅煉，焉得不成佛成祖。

脂批：「通部中假借癡僧跛道二人點明迷情幻海中有數之人也。非襲西遊中一味無稽，至不能處使用觀世音可比」

「菩薩天尊皆因僧道而有，以點俗人」

★一僧一道的同中之異：性別、方式與成效

一僧——甄英蓮（第 1 回）、林黛玉（第 3 回）、薛寶釵（第 7 回）

一道——甄士隱（第 1 回）、賈瑞（第 12 回）、柳湘蓮（第 66 回）

度人者	被度者	主要方式	現身時機	度脫性質	基本成效
一僧	女性	符咒法術	日常生活	外在超越	失敗
一道	男性	言語機鋒	非常處境	內在超越	成功

（二）賈寶玉的啟悟經歷

馬爾卡斯（Mordecai Marcus）：「啟悟故事所要表現的，可以說就是故事中年輕主角經歷過的，無論是他對於自我世界認識的重大轉變，還是性格上改變，還是兩者兼有。而且這些轉變，必會指示或引領他邁向成人世界。故事中不一定有某種儀式，但至少有些證據，顯示這些轉變似乎是有永久的影響的。」

1．性啟蒙（sex initiation）：兼美雲雨（第 5 回）

(1) 出於寧榮二公所安排，具有與家業承續攸關的嚴肅宗旨

(2) 「性成熟」為「成長」的必經步驟

a. 確立寶玉具備傳宗接代的能力，獲取繼承人的堅強資格。

b. 在「通過了性啟蒙後，便變為成人」的意義上，寶玉進一步「變成了父親」，「可以享有財富、權力、名譽，和女人」

c. 在人類祖先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中蘊涵了一些重大主題，即：原始樸真的消逝，死亡的降臨，以及對知識的首次有意識的體驗，這一切都與性緊密相關。匈牙利心理分析人類學家羅海姆（Geza Roheim）云：「在神話中，性成熟被視作一種剝奪了人類幸福的不幸，被用於解釋塵世中為何會有死亡。」

2．出世思想啟蒙：寶釵說戲（第 22 回）

悟道稟賦與幻滅美學

3．情緣分定觀啟蒙：齡官畫蔷（第 36 回）

姚燹：「寶玉過梨香院，遭齡官白眼之看；黛玉過櫳翠庵，受妙玉俗人之誚，皆其平生所僅有者。」正因此一「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」的空前遭遇，以及齡官對賈薈之情有獨鍾，而豁然領悟自己意欲獨占天下之情的褊狹虛妄——

「管窺蠡測」，並認識到一種「自我不足感」與「超越自我的豐富感」（self-transcending fecundity），而企及真正的「大觀」。可以說，「這個體悟不啻在寶玉跡近於幼兒『以世界一切皆是為我』的世界觀中鑿下了裂痕」，使之從我與世界沒有區隔的混沌整體中開始意識到了分離與局限，是對前次啟蒙中「赤條條來去無牽掛」之孤獨意識的進一步落實，也成人式體證了人類存在的孤寂本質

4．婚姻觀啟蒙：藕官燒紙（第 58 回）——「痴理」說的提出

寶玉在徹底投入情的終極虛空之前，不但在廣度上極力追求情的全備皆有，同時也在深度上全心執著於情的唯一不二。如果說「齡官畫蔷」讓他「極力追求情的全備皆有」之信念產生崩解，則「藕官燒紙」使他對「全心執著於情的唯一不二」之定義重新詮釋，並更進一步從兒童自我中心的狀態中解除，於去中心化後達到人我之間的觀點協調，而不是把自己的觀點當作絕對真理。

Vs. 湯顯祖「情在而理亡」、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與死，死而不可復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」的「情至說」

則婚姻觀啟蒙所帶來「情理兼備」而「兩盡其道」之「痴理」說，使其最終的出家不是逃避而是超離，不是抗議而是了結，故成為邁向度脫的最終一步。

二、西方的「啟悟故事」與「男性」的成長小說

整體而言，寶玉的四次啟蒙中，除了第一次之外都清楚蘊含了一種跳躍式的精神頓悟，而精神頓悟正是成長小說的一個典型特徵，主人公在探索的過程中，突然獲得對人、社會等的一種真理性認識，產生了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根本轉變。所謂頓悟（epiphany），原來是基督教神學的術語，用來表示上帝在人間的顯靈，喬伊斯（James Joyce）借之表示世俗世界的啟示，並定義為「精神的突然顯露」（sudden spiritual manifestation），其時事物的本質或姿態向觀察者散發出光芒。

喬伊斯把頓悟本身看做是一種體裁，即啟示是突然發生的，是一道閃光，是精神超越他平庸麻煩的生活而不斷顯現的過程，精神從自然中顯現，突然的啟示向詩人傳遞出一種超驗的信息，照亮了他對人之存在的理解，或他自己要走的路。

衡諸賈寶玉的各次啟悟過程，整體上更表現出浦安迪所言：「就啟蒙的次序而言，無論是頓悟還是漸悟，動態的情狀仍宛然在目：從無知到獲得真理。」

巴赫金（Mikhail M. Bakhtin）對「成長小說」（bildungsroman）之說明或定義：

另一種鮮為人知的小說類型，它塑造的是成長中的人物形象。這裏主人公的形象，不是靜態的統一體，而是動態的統一體。主人公本身的性格，在這一小說公式中成了變數。主人公本身的變化具有情節意義；與此相關，

小說的情節也從根本上得到了再認識、再構建。時間進入人的內部，進入人物形象本身，極大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。這一小說類型從最普遍涵義上說，可稱為人的成長小說。📖

圭索（Richard W. Guisso）：「五經在談及女人時，很少視之為人，而幾乎完全是以『女兒』、『妻子』和『母親』等理想化之生命循環中的各種角色處理之。（the *Classics* have little to say of women as persons, but deal almost entirely in idealized life-cycle roles of daughter, wife and mother）」📖由於女性在一生中只與妻子、媳婦、母親這幾種角色有關，其一生中最重要時間就是成人和結婚的日子，因此對女性來說，從童年向青少年的過渡沒有任何社會意義，而表現出一種「不在年齡中生活」的模糊性。📖

版權聲明

頁碼	作品	版權標示	作者/來源
2	青木正兒針對「神仙道化」題材而提出「度脫劇」類型。		〔日〕青木正兒著，隋樹森譯：《元人雜劇序說》（臺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76），頁 32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2	「故欲洗拔萬有，度脫羣生」		蕭梁・王僧儒：〈禮佛唱導發願文〉，清・嚴可均輯：《全梁文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9），卷 52，頁 555。 本產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2	「至於翾飛蠕動，猶且度脫，況在兆庶」		蕭梁・賀琛：〈陳事條封奏〉，唐・魏徵、姚思廉：《梁書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93），卷 38 〈賀琛傳〉，頁 544。 本產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2	「度脫凶年，賴阿而全者」		蕭梁・陶弘景：《真誥・運象篇第四》，〔日〕吉川忠夫、麥谷邦夫編，朱越利譯：《真誥校註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146。 本產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2	就其佛教來源而言……都以拯救人生罪惡，使之超離塵俗而脫然無累於心為目的。		參趙幼民：〈元雜劇中的度脫劇〉（上），《文學評論》第 5 集（臺北：書評書目出版社，1978），頁 154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
2	「度人者」和「被度者」(戲劇人物)、度人的行動(戲劇動作)、悟道、成仙或獲得永恆的生命(結果),諸項彼此連結依序組合,即是「被度者」通過「度人者」的幫助,經過度脫的過程和行動,領悟生命的真義,最後得到生命的超升——成仙成佛,由此構成劇情發展的一般模式。		此乃容世誠綜合前人的說法所歸納者,參容世誠:〈度脫劇的原型分析—啟悟理論的運用〉,《戲曲人類學初探》(臺北:麥田出版公司,1997),頁229。關於「度脫劇」的定義、主題內容與藝術特色,除文中已涉及者之外,另可參劉水雲:〈淺談元雜劇「神仙道化劇」中「度脫劇」之夢幻〉,《南京大學學報》(社會科學版)2(1997),頁118-121;李豐楙:〈神仙與謫凡:元代度脫劇的主題及其時代意義〉,李豐楙主編:《文學、文化與世變》(臺北: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,2002),頁237-272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46、52、65條合理使用。
2	(被度者)往往具有「本為仙者」、「有神仙之分者」、「鬼妖物而為仙者」的出身來歷。		參趙幼民:〈元雜劇中的度脫劇〉(上),頁165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46、52、65條合理使用。
2	度人者:多屬仙佛人物,包括:鍾離權、呂洞賓、鐵拐李、藍采和、月明尊者、布袋和尚		參趙幼民:〈元雜劇中的度脫劇〉(上),頁157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46、52、65條合理使用。
2	神話學中榮格所謂的「智慧老人」(the Wise Old Man)		Carl G. Jung,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68), pp. 215-218. 依據著作權法第46、52、65條合理使用。
2	道經者「授以祕道,謂之開劫度人,然其開劫,非一度矣」,可見多次度脫是道教度人的特色。		趙幼民:〈元雜劇中的度脫劇〉(上),頁156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46、52、65條合理使用。

2	(承上多次度脫之說)具體表現於元代度脫劇的三次點化上。		如馬致遠《馬丹陽三度任風子》、谷子敬《呂洞賓三度城南柳》等，從劇名的「三度」可知，其他劇本內容中也同樣表現出這種三度手法；若追索此一呆板而統一的安排，則是因雜劇一本四折的結構形式所致。參趙幼民：〈元雜劇中的度脫劇〉（下），《文學評論》第6集（臺北：巨流圖書公司，1980），頁170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46、52、65條合理使用。
3	三次煅煉，焉得不成佛成祖。		甲戌本第25回夾批。 本產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3	脂批：「通部中假借癩僧跛道二人點明迷情幻海中有數之人也。非襲西遊中一味無稽，至不能處使用觀世音可比」		甲戌本第3回眉批。 本產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3	脂批：「菩薩天尊皆因僧道而有，以點俗人。」		甲戌本第5回眉批。 本產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3	「一僧一道的同中之異：性別、方式與成效」一表		首先注意到此一特點的，是梅新林：《紅樓夢哲學精神》，頁35。本文此表乃據之加以補充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46、52、65條合理使用。
3	「啟悟故事所要表現的，可以說就是故事中年輕主角經歷過的……但至少有些證據，顯示這些轉變似乎是有永久的影響的。」		清·解龔居士：《石頭臆說》，一粟編：《紅樓夢卷》，卷3，頁187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46、52、65條合理使用。

3	確立寶玉具備傳宗接代的能力，獲取繼承人的堅強資格		猶如普列漢諾夫所指出：「氏族的全部力量、全部生活能力決定於它的成員的數目。」轉引自程德祺：《原始社會初探》（北京：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 33。這也是何以賈家產生「我們家的規矩，凡爺們大了，未娶親之先，都先放兩個人服侍的」（第 65 回）之慣例的原因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3	「通過了性啟蒙後，便變為成人」的意義上，寶玉進一步「變成了父親」，「可以享有財富、權力、名譽，和女人」		Sydney Mendel, "The Revolt against the Father: The Adolescent Hero in Hamlet and The Wild Duck," Essays in Criticism, 14:2 (April, 1964), p. 177.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3	「在神話中，性成熟被視作一種剝奪了人類幸福的不幸，被用於解釋塵世中為何會有死亡。」		〔匈〕吉扎·羅海姆（Geza Roheim）：〈伊甸園〉（Eden），載於《心理分析評論》（Psychoanalytic Review），第 27 卷（紐約，1940）。引自〔美〕凱特·米利特（Kate Millett）著，宋文偉譯：《性政治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 62-63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3	「寶玉過梨香院，遭齡官白眼之看；黛玉過櫳翠庵，受妙玉俗人之謔，皆其平生所僅有者。」		清·姚燮：《讀紅樓夢綱領》，一粟編：《紅樓夢卷》，卷 3，頁 169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4	「管窺蠡測」		《紅樓夢》第十七回賈政對寶玉之批評。 本產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4	並認識到一種「自我不足感」與「超越自我的豐富感」（self-transcending fecundity）		〔美〕浦安迪著，孫康宜譯：〈西遊記、紅樓夢的寓意探討〉，頁 54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
4	「這個體悟不啻在寶玉跡近於幼兒『以世界一切皆是為我』的世界觀中鑿下了裂痕」		廖咸浩：〈前布爾喬亞的憂鬱〉，《美麗新世紀》，頁 128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4	並更進一步從兒童自我中心的狀態中解除，於去中心化後達到人我之間的觀點協調。		所謂自我中心，是皮亞傑 (Jean Paul Piaget, 1896-1980) 在兒童心理學上的重大發現，指兒童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觀點和自己動作上的現象；而去中心化則是指在其成長過程中，隨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深入，認知機能不斷發展和認知結構不斷完善，個體能從自我中心的狀態中解除出來。至於任何一次的去中心化，都必須達到把自己的觀點和他人的觀點協調起來，而不是把自己的觀點當作絕對真理。參林泳海：《兒童教育心理學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6），頁 66-67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4	「情在而理亡」		明・湯顯祖：〈弋說序〉，徐朔方箋校：《湯顯祖全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1647。 本產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4	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與死，死而不可復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」		明・湯顯祖：〈牡丹亭記題詞〉，徐朔方箋校：《湯顯祖全集》，頁 1153。 本產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
4	<u>精神頓悟正是成長小說的一個典型特徵</u> ，主人公在探索的過程中，突然獲得對人、社會等的一種真理性認識，產生了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根本轉變。		孫勝忠：《美國成長小說藝術與文化表達研究》（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296、312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
4	喬伊斯（James Joyce）借之表示世俗世界的啟示，並定義為「精神的突然顯露」（sudden spiritual manifestation），其時事物的本質或姿態向觀察者散發出光芒。		Chris Baldick：《牛津文學術語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 72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4	「就啟蒙的次序而言，無論是頓悟還是漸悟，動態的情狀仍宛然在目：從無知到獲得真理。」		〔美〕浦安迪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 129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4-5	另一種鮮為人知的小說類型，它塑造的是成長中的人物形象……這一小說類型從最普遍涵義上說，可稱為人的成長小說。		參見〔俄〕巴赫金：〈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〉，白春仁、曉河譯：《小說理論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 230、357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5	「五經在談及女人時，很少視之為人，而幾乎完全是以『女兒』、『妻子』和『母親』等理想化之生命循環中的各種角色處理之。（the <i>Classics</i> have little to say of women as persons, but deal almost entirely in idealized life-cycle roles of daughter, wife and mother）」		Richard W. Guisso, “Thunder Over the Lake: The Five Classics and the Perception of Woman in Early China,” in Richard W. Guisso and Stanley Johannesen, eds., <i>Women in China: Curr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</i> (Youngstown NY: Philo Press, 1981), p.48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
5	由於女性在一生中只與妻子、媳婦、母親這幾種角色有關……而表現出一種「不在年齡中生活」的模糊性。	一如漢學家對中國社會中的性別研究所指出，相較於男性透過取得新名號、新角色、新關係與新特權來加以標劃的生命週期，婦女的生命則維持著模糊曖昧的情形，參 Rubie S. Watson, “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: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.” <i>American Ethnologist</i>, 13 (1986), pp.619-631.而這個現象也表現在羅馬時期的社會中，參〔法〕讓－皮埃爾·內羅杜（Jean-Pierre Néraudau）著，張鴻、向徵譯：《古羅馬的兒童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5），第 1 章、第 2 章，頁 21-39。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、52、65 條合理使用。
---	--	--